

書叢本基學國

集 文 子 朱

(中)

撰 熹 朱

行發館書印務商

朱子文集卷之五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誤恩假守。黽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此依準通融。蠲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倭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旣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喻意。謂必可行。熹區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彊顏扶病。亦不虛爲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捉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疏利發散之劑。精

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況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間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卽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事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狷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陵。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爲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於下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熹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留丞相書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爲。熹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原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況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麤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惟義不當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譏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卻有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樁辦。只乞降

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獨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卽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爲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褒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罷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羣言胥動。噂沓萬端。則不惟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怪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尙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閒豈無出入門牆之下。承眄矚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閒伺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骨肉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爲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閣門舍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爲之慮。而蒙此詬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爲門下之計。而非獨爲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

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無所不爲。而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埽門之願。願蒙出語之勸。似不爲無可取者。是

以輒空胸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爲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諭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尙。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尙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旣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尙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繆說。近多改正。且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與留丞相書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人還。伏奉省劄。諭以聖恩。褒借。不許終辭之旨。又蒙鈞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此其厚。謹已齋戒。祇拜告命。奉表稱謝矣。熹未嘗有一日掃灑之勞於門下。而丞相以知獎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

竭筋力疲憊無復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大者。瞻望門牆。無由伏謁。伏乞以時爲國千萬自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惶恐。然自遣人之後。卽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爲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效。旣又反復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閒於其閒。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

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況今親疏新舊之情。本自不作。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子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躑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刀。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徧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以能害己。則使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尙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尙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爲崇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當擒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

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閒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旆尙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閒。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況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與趙尙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茲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官。夫以

尙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卽。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爲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實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就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牆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睢盱偵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爲衆所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學行醞畜。真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以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察焉。未由趨拜履舄。伏乞以時爲國自重。

答汪尙書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

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爲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閒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爲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卻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闕。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一事看破。則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卽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案。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別紙錄呈。彼旣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儒者爲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懵然。其察之亦必不詳者矣。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俛俛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閒。毫釐畢察。醺醉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亦可謂躐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爲難也。此其與

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理幽深過也。反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誠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鑿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如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諭。將復思而請益焉。

答汪尙書

熹不揆愚鄙。妄陳鄙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鳥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司馬

歐陽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如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誹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彈舉。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歡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烹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梗概矣。論事實則尙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街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爲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堯鷲詩。乃其所假以爲號耳。若蘇

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爲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爲說。從游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然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竅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汙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閒矣。因論康節及此。并以求教。

答汪尙書

別紙諄誨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譴訶。豈意高明不以爲罪。而虛受之。此真熹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熹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周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郟子。萇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麤。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子以邪攻邪。是束縲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

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闕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旣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尙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

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竊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諭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麤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邊旁。以爲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爲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別爲敘次而刊之。恐卻不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答汪尙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

區區下懷。尤切歎幸。第願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爲愧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失於毫釐之閒。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蓋自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閒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卽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閒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閒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爲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爲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榷。嘗竊私記其說。見此鈔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割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惶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飶。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敍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彙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論。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

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己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卽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顛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耳。愚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閒。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畏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

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靜涵。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閒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

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事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呂伯恭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元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仰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爲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剔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摩。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卻謂此說。正所以爲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爲如何。似不必深以爲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卻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略與彼說破。乃佳。

答呂伯恭

熹所欲整理文字。頭緒頗多。而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

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紹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彊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悞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

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熹卻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卻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靜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中否。

與范直閣

伏奉賜教。獲聞邇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諭。信後暑雨應候。伏惟盛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福。熹親旁。麤遣未有寸言者。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隱然。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熹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彊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卽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

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熹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旣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麤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麤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程二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鐫譬。俾毋疑爲望。時序向熱。伏乞爲道保重。以須還召。區區不勝大願。不備。

答呂伯恭

自頃謀歸。卽無暇。春間而辱書。至三四。感慰不可言。熹一出兩年。無補公私。而精神困弊。學業荒廢。旣往之悔。有不可言者。自去年秋冬災傷之後。不能求去。以及今春。遂有江西之命。又俟代者。至閏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歸。以四月十九日至家。雖幸息肩。又苦人事紛冗。老幼病患。未能有好況。然大概已是入清涼境界中矣。道中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略加修訂。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

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稍定從頭整頓一過。會須更略長進也。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竟窮也。來論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功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功夫。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論陳正己。亦其所訶。以爲溺於禪者。熹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未卽承教。引領馳情。切冀厚自愛重。以幸斯人。

答趙尙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叩首再拜。上覆吏部尙書台座。熹久病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卽日淫雨寒涼。伏惟論思多暇。神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清蹕已御外朝。尙書首奉延訪。忠言至論。聳動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商較者。揆之似已太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

齊事功難必而放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顧今指趣已聞標的已建而未見幡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偷安引日之計以媚羣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尙書與之情義不薄曷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久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迫後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纖芥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小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必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尙書旣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修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略不少衰真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卻事機此真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己不猶己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卻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病腳至今未能出入醫藥雜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

細軟。飲食減少。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屋略就。旦夕可以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疏。愈增罪累耳。閩中自得林辛。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爲上四州。整頓得財賦源流。卽更爲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去泰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真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殄民之烏喙也。無由瞻晤。寫此紆鬱。切冀深爲人望。千萬自重不宣。

與留丞相書

昨日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屈威重。先辱手書。雖以奏記略陳謝悃。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絕之。則熹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爲忤。加賜真筆。眷眷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乞寢罷誤恩。則又未蒙贊可。願以元日奉觴盛禮之次。開陳督遣。且因書指諭。以宜行。熹誠狹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爲此雖足以見相公含垢納污之量。屈己下士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熹前日之事。今日之言。爲果何如也。熹今承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回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帥幕謀曹之屬。庶幾可以扶曳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非獨如熹等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爲愈也。干冒僇竭。恐懼殊深。進之退

之惟相公之所以命。

與留丞相書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己之學。而心竊好之。久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可勉。遂委己從事焉。庶幾竊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爲異以求名也。旣而閩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註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僞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羅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之外閒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過此。能言近事。又知僥冒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與楊子直書

熹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尙及拜受否也。世閒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答湯德遠

示諭爲學之意極爲高遠。非愚慮所及。然未知所論於聖賢之言。以何爲據。其用力次第果如何。此必有親切懇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爲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非熹之所敢知也。

答趙子欽

熹數年來。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得。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實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答郭希呂

示諭銘敍。此非有所愛。但老病心力衰耗。不能盡給四方之求。不得不自爲性命計耳。鄙性拙直。向使可爲。卽已爲之。何至今日更煩再諭。然後作耶。況今又經一番悲惱。尤覺昏憊。決不能辦此。且銘重於敍。旣已作銘。若有餘力。何惜於敍。而費許多詞說分疏耶。誠之若是合下不肯承當。卽不應爲希呂移書。以其所不欲者施於人。若以其重而不敢爲。則熹已任其重者矣。渠在今日。必不容復有詞也。恐此未必誠之意。只是希呂不相亮。必欲熹自爲之。而故爲此說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千萬深察乎此言。憐其衰老。勿破已成之例。以速其就於死地。幸甚幸甚。

答楊簡卿

久不聞問。辱書審聞新正以來。侍奉吉慶爲慰。又知已遂書考。又得史君薦剡。尤以爲喜。但所諭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也。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婉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爲贈。冀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并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

答吳宜之

他說紛紜。皆是不肯安於義命之意。以宜之才氣。若稍加靜重。潛心向學。何所不至。今乃一味浮躁。自立一種苟簡自恕議論。讀之令人腹煩。如謂世人習俗薄惡。難卒與語。而欲委曲開導之。竊詳此意。恐自未免於薄惡而難與語也。今日決意登舟。無可言者。但願更思此言。痛自收斂。猶可救得一半。若只如前日意思。他時之困。當有甚於今日者。雖欲悔之。不能及也。所謂學者。舍科舉文字。未有可從事者。不知此語何爲而發。若如鄙意。則科舉文字之外。學者儘有合用力處。此賢者所當深念也。

答方賓王

閒中想不廢玩索。因書時有以見警。幸甚幸甚。此亦有一二學者。然極難得穎悟之質。又肯耐煩用力者。不絕如綫。甚可慮也。年來目盲愈甚。它病亦多。殊憤憤無好況。思復見賢者。深講所聞。而不可得。奈何奈何。比雖已拜祠官之命。然辭職未報。尙此憂懼。萬一未遂。更須力請耳。浙中聞頗有船粟可濟民食。不知比來氣象復如何。外廷諸人。不易扶持。得且如此。如鄭補之輩。尙可望也。向上一節。則遠方不得而聞矣。

閒退之人。雖不敢復發口。然畎畝之憂。不能忘也。

答黃道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爲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索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答王欽之

承諭編次程書。義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爲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爲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汎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爲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爲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

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因下問之。及輒效其愚。未知中否。有未當者。卻望垂諭。

答王欽之

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汎汎。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洵聞。但願顏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麤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如此長遠功夫耶。

答王欽之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凌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汎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

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答宋深之源

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見。雖人事慙慙。未得款語。然已足以自慰矣。別後不得奉問。積有馳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玩理修辭之意。可爲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其詞意深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己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爲己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

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具在方冊者。今倉司所印遺書。卽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蜀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今往一通。了翁責沈墨刻。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令弟叔季詩易之說。亦甚詳明。區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答宋深之

示諭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遏而力制之也。格物功夫。前書已再錄去。然亦未盡。旦夕當再寫一本去也。前本千萬且勿示人看。令有疑慮。乃有進處耳。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戴監廟久聞其名。講學從容。必有至論。季隨允升。相聚。各有何說。因來一一錄示。庶知彼中進學次第也。

答宋深之

示諭大學所疑已悉。格物無傳。爲有闕文。章句已詳言之。卒章是推治國之道。以平天下。文意甚明。亦已詳說。不知何故尙以爲疑。豈讀之未熟耶。更宜玩味。不厭煩復。則自分明矣。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諭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

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徼倖躡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

答宋深之

所論大學以格物爲先。此得之矣。但以致知爲致其所以格物。而謂格物爲及人及物之事。則似於文義殊未詳也。向來寫去大學說。其閒固未盡善。近已復多改更。然其所載程先生說此二處。文理極分明。又并功夫節次。一時俱盡。不知何故。看得如此草率。竊意此病。從平日科舉之學。壞了心術。致得如此。適答子容書。已極言之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先生曰。爲己者。欲得之於己也。爲人者。欲見知於人也。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程先生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答宋深之

示論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閒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五峯之書。知言爲精。然其閒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其他往往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靳惜也。南軒文。此閒鏤版有兩本。其一熹爲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帙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此閒本無見存者。不及寄去。後得之。當別附

便耳。然讀書要須辨得精麤得失。乃於己分有益。若但汎然看過。卽枉費功力矣。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悟。然須自見得己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旣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澤之容之不及別狀。意不殊前。相望數千里。會見無期。惟千萬力學自愛。

答宋容之之汪

所論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麤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處數章。及穎濱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今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只如所論大學以正心誠意爲本。此便是不子細處。且請考試經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何者爲先後耶。其他如好樂苟善。

不害於正之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說。敬必以誠爲先之說。亦互有得失。但終是本領未正。未容輕議。便使一一剖析將去。亦恐未必有益。可且就此三四義上。子細思索。勿正心即更看古注。及諸先生說後。便見論爲佳。就此反復。殊勝汎論也。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正恐前日所從師友。多是只得此流。今以上來諸說求之。則比所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答宋澤之

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讀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爲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爲工夫。聲名利祿爲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謬。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鬧。卻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持耳。人還無以爲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爲刻之意。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繆。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

答林德久

目盲益甚。他疾亦浸劇。辭免未執。且爾杜門。無足言也。新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穎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憤憤耳。賢者敦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爲幸。示諭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閒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

答林德久

答潘子善時舉

辱書備知學問之志甚善甚幸。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閒。學之難易。固不同矣。然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況彼中朋友。以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切惺惺。相觀而善。似亦不可謂之全然無助者。更在勉力而已。

答楊深文

示諭自患柔懦不立。而欲務於寬大含容。此正以水濟水之謂也。前此所以奉告。但欲賢者日用之閒。不昧此心。更於應接事物處。各求其理之所在。則喜怒哀樂。自無偏倚。而皆中節矣。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趙昌甫

斯遠殊可念。吾人常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卽墮阨落。無有是處矣。尤其是文士巧。

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答魏元履

比來觀何書。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舍藏之閒。隨所遇以安之。和靖先生云。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此言有味也。三哥失解。能自遣否。後生所慮。學不足。身不立爾。得失區區。何足深介意也。

答劉君房元城之孫

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熹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承之。熹少時。猶及竊聞其餘論。以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牆。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於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今辱惠書。乃知其後人。所以繼業承家之意如此。而所以見願者。又甚厚。非淺陋之所敢承也。但來諭頗以未有世其祿者爲憂。此則賢者慮之過矣。先德遺風。具在方冊。有能誦其言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大於是。彼區區之外物。何足道哉。又承類次遺文。已就篇帙。見使爲之序引。以傳來世。此則又豈晚生妄意所敢幾及。但願亟遂。鍤木傳之其人。使熹與有聞於大體之純全。則爲幸甚矣。

答呂侁

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願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

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爲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與黃子耕

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惟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影像則諸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竟未安。向見范丈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榜於位。祭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采用。然禮文物物亦須少損於長子。或但一獻無祝亦可也。

答黃子耕

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瘵。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并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傳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子耕近日所用工處。頗得力否。向時說得致知兩字。亦頗散漫。望更思之。復以見諭也。

答黃子耕

新除甚佳。闕亦不遠否。但聲利海中。溺人可畏耳。前書所謂格物主敬者。甚善。但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日用之間。且更力加持守。而體察事理。勿使虛度光陰。乃是爲學表裏之實。近至浙中。見學者工夫議論。多靠一邊。殊可慮耳。

答黃子耕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性爲務。但加跏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煖。卽漸見功效矣。

答黃子耕

兩書皆領。所云云何不安之甚。今日仕宦。只是如此。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閒。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闕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燥耶。所聞豈有是事。政使有便遭貶責。亦是臣子之常分。但恨力不及耳。

答黃嵩老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懶廢。今但心所欲爲。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卽只此目下頃刻之閒。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況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答黃令裕

示論道之大本。未有真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閒。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所論日用工夫甚親切。但更就此勉力爲佳。然書策亦不可廢。若一向如此。又恐偏枯別生病也。左氏之說。未暇及此。若論當讀之書。何止左氏。但朋友只看論語孟子。已無餘力。何暇更及他書也。

答孟良夫

示諭爲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卽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閒。無適而不爲學矣。有書數冊。託茂實送學中。與諸生共之。能往一觀。當有益也。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耳。

答趙恭父師

惠書得聞爲學之志。固已幸甚。又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功夫。不至致得閒斷。但日用閒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答王季和

別幅之諭。具悉至意。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久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答趙民表

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所謂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尙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

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答呂紹先

示諭所以持守門戶。不妄取予之意。甚慰所望。更冀勉旃。以承先訓。地遠無以致區區。此意不敢不盡也。

答陳蕃

辱書甚厚。但所謂先知先覺。則今世自有慨然任其責者。而熹非其人也。所謂爲學之意。亦甚善。顧此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閒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較計功程。如世之出舉錢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答姚揀一云答盧粹中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尙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麤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答孫吉甫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諭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乎中也。

故古人之學。雖不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

答汪會之

所寄大學愧煩刊刻跋語。尤見留意。千聖相傳門戶。路徑不過如此。前世儒者。未嘗熟讀而深求其意。故所以爲學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文詞之末。其好高者。又轉而入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才少風俗衰也。但今雖幸略窺大旨。然循其事而實用力焉。亦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閒。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答或人一云與余正甫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閒。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

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劉公度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衡轡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挽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卻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處，亦恐未然。濂溪所見，正爲與異端不同。故立言垂教，句句著實如此。若如此論，卽是所見一般。但此公而彼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既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乍看實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僭易及之，千萬照亮。

答或人

示諭爲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真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撻眉努眼，喝罵將去，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卻不知道若

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朱子文集卷之六

答林德久

所論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治貫通。正欲速不得也。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曉然未耶。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個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卻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答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故敢布之左右。熹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於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以士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躡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憊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心存得失。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閒。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答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爲喜。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閒表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閒。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閒有趨向不同。反能爲害。則不濟事也。頃年又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旬日一試。如答墨義然。立定分數。考察去留。似亦有益。

答或人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卻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麤率而礙理處。卻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間。放未死。當更於閒靜中。淘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卻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孫仁甫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閒。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閒。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答黃子耕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衰病閒散。既無所效。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閒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慮違涉獵。所以凡事草率麤淺。本欲多知多能。下稍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常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答許景陽

一別十載。彼此皆非復往時矣。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太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惟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論。則夫子方是教他。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此等處且宜盡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答胡季隨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尙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卽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概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爲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有聞見處卻可闊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卽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夫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閒斷卽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卽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卽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爲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麤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季隨云純熟未易

言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閒。常說工夫極至之地。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閒熹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純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工夫極至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於己之獨能。知此而以他人爲不知也。以爲人不可到。則是己亦甘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此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閒。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深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鬪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壽下一見字。已是有病。季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是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爲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其他小節。各具於所示本條之下。幸更與諸君評之也。

答孫季和應時

所論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卽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他論數條。亦所當講。別紙奉報。幸并詳之。彙牒程書。豈所敢當。當時諸先達。蓋嘗有欲爲之而未果者。然自今觀之。卻似未爲不幸。況後學

淺陋。又安敢議此乎。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卻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答諸葛誠之

示論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寬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論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閒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閒。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閒。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常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論。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答項平父安世

示論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

周徧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麤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撻擊。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沈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話上著到。則不成次第。

答項平父

錄寄啓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著題耳。至論爲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閒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論。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卻不能應事。此固已失

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俚俚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會實做自家本分功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爲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據己見爲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其言雖淺。然路脈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答項平父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功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

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閒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諭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卽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皇極爲大中。近聞又有說保極爲存心者。其說如何。幸推詳之。復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爲學。但能於此等節目處。看得十數條。通透縝密。卽見讀書凡例。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答郭希呂

示諭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惟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

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寘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闔門之內。倫理益正。思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閒。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欲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何如。

答郭希呂

來論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寘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事隨力爲之。卻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榜。尤其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卽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己處。用得工夫。卽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太極、西銘、通書。各註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

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答時子雲

來論滿紙深所未諭。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二者於人孰親孰疏。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擘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王伯禮洽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

未備。頃嘗修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畫卦爻。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

答趙幾道淵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逞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髮髯。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墜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劉仲則桀

示論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機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謾奉致思之地。大抵讀書惟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噉而盡其味也。

答黃冕仲

所論爲學功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卻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觀涵泳不必過爲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卽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沙縣宋宰南強

陸伏山閒聽於道塗。與凡士友之言。具知政績之美。竊謂今之爲吏者。揀過目前。不得一意於撫摩之政久矣。乃知執事者出乎其閒。民不告勞。而官無廢事。是可尙已。如聞當路頗已相知。更願益修其在我者。其實旣大。則其聲愈闕。將不可揜。政不必有意於其閒也。

答李守約闕祖

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爲穿鑿。使爲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答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擲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竄。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拄。且要如此鶴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答方賓王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分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答方賓王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概皆得之。但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工夫。真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卽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答方賓王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閒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

之妙。不過於是。擊斝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閒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有小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

答李濱老呂

熹愚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賜以書。甚盛禮也。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旣而得從何兄叔京游。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心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臨辱。奉讀驚喜不可言。旣又聞以微疾東轅。爲之悵然累日也。示諭向來爲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倡。指示要途。以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或乃探測幽微。馳騖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爲談說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必有以異於此者。願恨未得面叩其詳耳。通鑑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彙括。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棄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廬阜固爲東南雄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濂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謫居焉。今

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適會學官楊君。訪得西澗遺象。與元祐李公擇尙書。並祠於學。因與復議。并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祕丞公。合而祠之。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有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并以告。想聞之亦爲一太息也。叔京進德未已。遂爲古人。每一念之。濟然出涕。往時見其遺藁。有與足下往來詩句。竊計傷惜之懷。不減於此。不獨爲姻戚之好也。端明黃公盛德高年。中閒一病。亦甚可駭。今聞其已能步履。豈弟君子。神明所扶。固當如此。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凡此皆因來教之及。所欲爲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來使還自九江。撥冗修復。草草幸察不宣。

與汪伯虞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熹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閒。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茲承不鄙。遠致長書。禮意旣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熹不敢當也。示諭尙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警效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願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

行之耳。況如烹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拙疏乍親吏事。公私倥傯。日不暇給。尤覺荒踈。不能一吐胸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先辱。且夕儻得脫此羈縻。歸臥田閒。呻吟之暇。乃當有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閒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不宣。

答方耕道來

開論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彊毅之資。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間。似猶未免迫急之人。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其他尙多有可論處。來書偶留墳廡。不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概亦具此矣。大抵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撐拄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答曾致虛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

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鄙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願於日用閒一驗其實。因風語其可否焉。

答黃商伯

熹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窺聖學門戶。退與朋友講之。聞而信者固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爲中道之廢者甚少。況年大官達。則其忽焉忘之者。益以速矣。區區以此。每深憂之。恐先師傳付之旨。至此而遂絕之。今得來問。每以此事爲念。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乃知此道猶有望也。幸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此是去年信州發來書。今者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蓋平正精切。非一概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尙已。更望勉旃。有以卒副所望。則又大幸之甚也。熹百拜。

答詹元善

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爲天之賦予如是。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知所學者果何學耳。世衰道喪。俗學多歧。天理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於此時者。熹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强。未有攸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磨之助。伏惟益厲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懷也。僭易皇恐皇恐。承諭請祠之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爲辨此事否。若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

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其聯於分義之所當爲。而無敢有厭敷之心焉。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慕用之深。不覺覲縷。伏惟有以亮之。元履一出。未能有爲。然士大夫始復知天下之有正論。廉貪激懦。所助多矣。熹官期已及。坐此未敢遽出。然亦不敢有忘當世之意。賢者當有以識此心耳。未由面論。臨風耿耿。

答潘叔昌

熹講聞雋譽。爲日蓋久。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茲承不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涼薄。何以堪之。反復再三。有愧而已。卽日冬寒。伏惟進德日新。尊履多福。熹早獲執侍先生君子之側。麤知以問學爲事。而躬行不力。老大無聞。顧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識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焉。則已誤矣。況所謂日用之間。不放下亂者。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髣髴者。其何以有助於高明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所以示人爲仁之方也。熹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因風修報。未究所懷。繼此有可以開警者。願日聞之。幸甚幸甚。

答潘叔昌

昨聞叔度兄。頗爲佛學。因獻所疑。大豪峻卻。愧悚深矣。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子約達之。恐

其過江未還。煩爲略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今若未能決意自拔得。且姑實其說。而專意於吾學。捐去雜博。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如此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友朋之心。無所復恨。而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昌

承論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熹愚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頭處。卻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功力也。嘗竊私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工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閒。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爲何如。沈叔晦章疏。出於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令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答潘叔昌

示論。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會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蜀學之弊。誠

如所論。唐論卻未暇細看也。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卻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枋者。嘗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傳以爲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趣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蠡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潘叔昌

示論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詎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爲然。卽程正叔寧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卻讓他陳正己作宰相也。可怪可怪。

答潘叔昌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

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略皆如來論。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閒。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寶。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王子充

老兄深靜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輩流中心所敬仰。願恨相從日淺。未得深叩所存。以自警策。今讀來教。乃有懶弱自安之語。何邪。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閒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愚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黃仁卿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義。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卻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功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

恐枯燥難見功耳。

答呂子約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爲他說所搖。復爲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叩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爲。乃舍之而亡所致。卻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閒區別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爲。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叔度忽爲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叩之。今此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以爲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蓋不欲人之議己。而設此以峻卻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卽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卻是適越北轅。卻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

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閒。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爲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爲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閒。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爲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

兩書所論。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牢落。兩卷悉已條對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論講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麤。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元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今詳來論。於常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處是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分擾。如論求其放心。而援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

得也。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爲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爲隱。此爲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耳。天地閉爲不怨一語。雖有病。然大意取象是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

答王子合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面見。口講指畫。乃可究見底蘊。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

右之說而賈頊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爲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此書雖舛。杭本亦多舊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似爲穩當耳。

答王子合

所諭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膚仲亦以修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解釋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偷閒整頓。然亦懷懷不敢自保。況敢作文章。說道理。大書深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重世俗之憎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語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閒。便成相忘。雖欲不放棄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他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卽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鐫碑立名。只爲一時觀美。無益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答王子合

所諭土封事。當時卻無人來論訴。亦無人子細說及。熹又尋卽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

來諭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爲害。應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爲話端。而輿謗議耳。若果盡行。則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謗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番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願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鈴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恐誤朋友。方著力催儻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尙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卻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林叔和

示諭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寘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答陳膚仲

來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修身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卻遠勝看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閒。羞言撙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陳膚仲

案書論及教導曲折甚善。比傅丞便來。雖不得書。傅亦具言近况。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麤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願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

學說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未見膚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絜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論。則老老與孝等句。與絜矩之道。有何交涉耶。熹兩年擾擾。今幸麤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四明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鬧也。

答程正思

承諭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答程正思

所示禮文。考訂詳悉。上達禮意。下適時宜。甚善甚善。其閒小未備處。已輒補之矣。幸詳擇而勉行之。使州里之閒。有所觀法。非細事也。

答程正思

示諭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胸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久久自當見效矣。

答程正思

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徧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卻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疏緩也。

答黃直卿

別紙之論。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爲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答潘端叔

持守省察。不令閒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方可觀。中間伯恭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答呂道一

示諭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答戴邁

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鈔口誦。而心維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鈔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熹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願寬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尙能舉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答林巒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復懶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

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諭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閒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彊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許順之

熹衰老。幸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都不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之。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地位。甚以自懼耳。如吾友於此。卻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閒亦有未徹底處。卻宜於事物名數上。著少工夫。蓋既無精麤本末之異。卽此亦不可忽也。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魂魄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所辨說。未能盡曉。熹意欲云。心之爲體亦微矣。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固徇於物欲而不自知。餘卽悉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了。真如衆盲模象。達者見之。可付一笑。

答許順之

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說。甚善甚善。但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况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然其曲折。非筆端可盡。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

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尙。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何由面話。究此精微。臨風鬱結。無有窮已。國材元聘。爲況如何。昨寄得疑難來。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順之尤甚。而三公失之太執著。執著者。有時而通。幽深者。蕩而不反矣。中間一條平坦官路。卻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爲致不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明者。亦稍識理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概矣。然其說有少未盡。更求之。卻以見論。伯崇去年春間。得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爲不然。令其懃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義拗橫說。卻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卻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

答許順之

山閒有一二學者相從。但其閒絕難得好資質者。近得一人似可喜。亦甚醇厚。將來亦可望也。齋舍迫狹。已遷在圭甫屋後。佛頂庵中相聚矣。向聞與齊仲在淨隱。不知得多少時。看何文字。如何作工夫。今歲復相聚否。所有發明條示數端。得反復焉。亦勝空書往來耳。所示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然愚意竊謂如此。

反似求索太過。援引太雜。使聖賢立言之本意。汨沒不明。已逐段妄以己意。略論其一二梗概矣。可以類推。其餘不能一一備論也。語錄中有一節正論此。今亦錄去。可詳味之。使見病痛處。亦非小疾。不可執吝。以爲無傷而不之改也。齊仲元聘書中。各有少辨論。大抵亦止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失。可并取觀也。

答許順之

熹一出幾半年。學問思辨之益。警發爲多。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閒。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歎。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怪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事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麤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使直喚作謗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開擴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第一不得喚作塵事昏心也。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真。胡茶自己之說而已也。又承見警。此則

甚荷相愛之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當默則默。若涵養深湛。則發必中節。更無差互。既未到此地位。自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過直。則柔弱者必致狂暴。剛彊者必爲退縮。都不見天理之當然。惟聖門之學。以求仁格物爲先。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毫髮。其工夫到與不到。卻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求仁格物。順理涵養氣象。大段懸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便是繆以千里處。卻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將此書徧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榷。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更不與徐柯二丈見也。朋友商論。正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必於此揜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拔去。使之廓然大公。何緣見得義理真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天下。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

答許順之

尤溪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若無異同。則亦可疑耳。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如熹輩。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夫。則豈敢望渠也。徐柯二丈及汝器。近思諸友。相聚說何等話。向者程舶來求語錄。本子去刊。因屬令送下邑中。委諸公分校。近得信卻不送往。只令葉學古。就城中獨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書答之。再送下覆校。千萬與二丈二友。子細校過。但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己之私也。近聞越州洪适。欲

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歎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二先生集一部納去。可與二丈及林、王、陳諸友同看。已有一本。并通書送縣學。通書偶盡。且寄此去。亦適值只有此一本。不能徧寄耳。聞已喫肉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爲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爲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遣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大抵吾友誠懇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爲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沈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范伯崇

在喪廢祭。古禮可考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

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旣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考。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爲如何。然主奉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烹常解此義。以爲具文備禮。而非致慝焉之爲易。今人多此病。試思之。此則伯崇所常勉也。更思之。

答范伯崇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爲文。然觀伯諫之言。已是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閒。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旣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史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閒。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游。子澄相去不遠。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怱怱。不能盡舉。豫以拜聞。惟所材擇。

答范伯崇

熹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議。但昏惰不敏。自救不給。何能有以及人。而學者氣稟強弱不齊。各有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己志。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但久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非便。受納既畢。所謂他事。若他人所可辦者。卽不若且歸邑中之爲愈也。如何。或未能歸。凡百亦須戒懼。遠避嫌疑。無爲恩怨之府。乃佳。

答范伯崇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工夫。終是覺得應事。恩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鵬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辯之。不知竟以爲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渠向疑處。當時答得卻有病。近看此書病尤多。文公云。好解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是捉住一箇道理。便橫說豎說。都不曾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如程子文字。往往尤看不熟也。因作子澄書爲致意。

答劉公度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悞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書中

所諭衡州數句。爲己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答方賓王

閒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爲師。真胡公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者。勢方橫流。力不能遏。可歎。

答方賓王

病軀雖幸小康。然亦未能輕健。老境益侵。而德學不進。朋友間亦未見卓然可望。以爲永久之託者。甚可懼也。

答方賓王

懇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仰無愧。他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閒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答朱飛卿

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卽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答朱飛卿

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朱飛卿

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徧。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詠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爲法。卽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

答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叩之。因書論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

諷詠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周叔謹

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周叔謹

所示仁說。差勝往時。但所引熹說。亦有悞字處。又恐錯認了。更略契勘爲佳。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雖若小異。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答毛舜卿

示諭功夫次第。似覺頭緒太多。今且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亦不須別妄想向上一路也。

答路德章

所諭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

欲回頭而尙爲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答陳超宗

示諭。自覺已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閒有小失。果能至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將此等向外妝點安排底心。一切掃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工。明日見效。則其不會下功。斷可知矣。

答曾泰之

所諭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卻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功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熹論語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卻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卻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

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卻無此病也。

答陳明仲

承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賣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行狀。及門人敘述中。所論政事。敘指無事亦宜熟看。殊開發人意思也。所詢喪禮。別紙具稟。願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悞耳。

答孫敬甫

烹歸來麤遣。但今夏一病。狼狽殊甚。辭職請老。皆未得如所欲。加以盲廢。不可觀書。頗以爲撓耳。示諭爲學之意。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謾註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趙師。鄭主簿者。尤佳。宣城亦有可與共學者否耶。

答孫仁甫自任

未見顏色。辱書甚寵。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而有取於其言耶。甚媿且感。不勝言也。所論今世講學之

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墮。此切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怪其講者愈衆。而道愈墮也。大抵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墮也。不亦宜乎。賢兄近書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毋爲久此悵悵也。使還病倦。草草。

答周深父

所示疑義已悉。第一條語意尤駁難。未易遽言。第二說克己字。頃嘗見人說此。略似來論。而更精密。初看似好。然細考本文。恐不若只作勝己之私之安穩也。第三條孟子說得自詳悉。正切中今日向外走作之病。且只平看。自有警發人處。意味深長。似此推說。卻覺支蔓不親切也。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驚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卻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答胡文叔

承書論及先世交游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爲慰。今世徇俗爲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內者。往往又以驚於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論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常專心致

志思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朱子文集卷之七

答呂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爲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諭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概。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麤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卻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文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歎。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卻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

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固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卻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卻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趣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則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論。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句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二以循其迹。然郡學以私試分數。較計鋪歡。尤爲猥屑。似亦當罷之。若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教。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特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陳安卿

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卽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卽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澗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旣感也。則妍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王丞子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通。必有微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

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麤。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天之所以不殀。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夭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

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而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批此篇後截。稍近又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衰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源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恐皆過當。併望正之。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做工夫。卽精麤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答陳廉夫

示諭縷縷。足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使常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慮。方好尋人商量。則

其長進長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卻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躡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卻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爲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爲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氣形，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

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卻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墜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諭木燒爲灰。入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怪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謂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卽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尙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

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蠶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以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林正卿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泆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恩恩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熹叩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麤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章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及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尙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熹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向寒千萬以時爲親自愛。不宜。熹再拜。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爲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載。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擎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諭。將欲損其逐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

實之功。則善矣。然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見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惟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不敢不以告也。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疊疊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枝葉。亦不待辨而明矣。史論卻勝他書。然姑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當不止此也。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力次第。盡在此矣。幸試詳之。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答楊子順履正

示諭具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承許枉臨。尙須面論。紛紛一本作紛紛。

答吳生玳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于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諭。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斂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至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若烹之愚。無以及此。然荷不鄙。不敢不盡。

答陳衛道章

其愚而又不肯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洩高明之聽也。區區拙直。言不能文。恕其僭率。千萬之幸。

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沈迷冒沒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脈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用處。便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卽來論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胷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而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概。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

契。尙容反復也。

答陳衛道

示論謹悉。但今欲爲儒者之學。卻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卻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儻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若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卻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卻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卻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儻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卻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烹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概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

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儻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卻見論也。中庸欲修改未得功夫，然看文字亦不可如此一輒念過，便只領略得儻侗影象，不見裏面架詳密，毫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必竟之必，恐當作畢。

答周南仲

承論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卻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許生中應

去歲辭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陔伏無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修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

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諭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端蠡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旣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諭。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旣勤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否俟報也。

答曾無疑

所論爲學之意。甚荷不鄙。但若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疏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

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自明眼人觀之。固不待其詞之畢。而有以識之矣。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卽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舉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似於文義之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皆未嘗過目。而經心。而況於其他義理。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一會其旨歸也哉。故熹竊以爲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合。枉費言語。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復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旨意所在。句句而講。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拘束。強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

答林叔恭

爲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答胡季隨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纔有得力處也。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指。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難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卻不錯也。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爲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旣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少日己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泛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卻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鄙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卻是三四十年。身所親歷。今日纔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效。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論。不能俟其徹頭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深省而痛革之也。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纔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十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南軒文集。方編得略就。便可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確實痛切。今卻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附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耳。

答劉子澄

熹至愚極陋。自幼事事不能及人。顧乃不自度量。妄竊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雖講之有年矣。而未始有

聞也。徒以從事之久，足迹相接於先生長者之門，反復論辨，不絕於一二友朋之口，是以人或以務學之名歸之，而世之不識其面目，不接其言議者，遂相與疑之，以爲是果何如人也。誠使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而徐察其所爲，則冗然一庸人耳。其不睡之而去者，幾希。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塗，既有聞於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邪？誠如是，則所以取友而輔仁者，擇之亦宜審矣。乃道聽於人，枉道垂顧，以禮於名爲務學，而未始有聞之庸人，畀之手書，辭高而禮下，熹誠不佞，不識執事於夫人之言，何所取信，而遽爲謙屈，以至於此也。旣又留連竟日，告語不倦，雖蔬食菜羹，相與共之，略無厭怠之色，則又疑執事真若有取於熹者。願樸陋荒淺，殆不能有以裨補一二爲慙，率意妄言，間亦自知其可笑也。然則執事果何所取於斯哉？恐懼增劇，因風陳布，莫究所懷。

與汪尙書書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尙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識之士，蓋莫不爲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爲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尙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儉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茲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爲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爲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

寒之術。遂以爲真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爲矯誕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置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儉薄浮華。爲真足尙。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謚。深詆王氏之失。識者韙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遲爲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爲深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況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卽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幸甚。參政梁公之門。初無灑埽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已。也有劄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明公尙勉之哉。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願以憂患之餘。屏迹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擴之之來。乃知深膺眷眷。出試輔藩。宣布之初。譽處休治。深以爲慰。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教告甚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竊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因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竊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懷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略聞之矣。願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彊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爲影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爲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儻未斥絕。尙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塗。則執事之賜厚矣。他非所敢望。

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歷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尙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遙想郡齋之間。伏紙不勝引領。

答劉季章

熹再啓。熹病愈甚。遇寒尤劇。如今日則全然轉動不得。藥餌雖不敢廢。然未必能取效。姑復任之。無計可爲也。所論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卻不然者。只此分疏。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麴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疏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卽寄去。王晉輔好。且勸他。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

自家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閒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滕德章

到官既久。聞學政甚修。想見橫經之暇。亦自不妨進修之益也。熹衰病益深。無足言者。鄉在彼刊得四經四子。當時校勘。自謂甚子細。今觀其間。乃猶有誤字。如書禹貢。厥貢羽毛之羽。誤作禹字。詩下武。三后在天之三。誤作王字。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令匠人隨手改正也。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小。及行字疏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爲佳。此只是修改舊版。但密爲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僞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答滕德章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歎。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答滕德章

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南軒之文。近方爲編得一本。爲尙有不敢盡載者。東萊文字。須其弟編定乃可行。然近日書坊。皆已妄有流傳。不可得而禁戢矣。示諭溪堂序跋。此固所不忘。但年來病思昏憤。作文甚艱。又欠人債負頗多。須少暇乃可爲耳。聞德粹以新侯之來。頗不安迹。仕宦遭此。是亦命。但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爲之屈也。

答滕德章

德粹之來。幸此款曲。所恨賢者在遠。未遂合并之願耳。廷對甚佳。三復增歎。然今旣得脫去場屋。足以專意爲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答滕德章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然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溫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答鄭仲禮

示諭爲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爲

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致此意。

答程正思

且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旨。斷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生硬氣象。恐卻有合疑處。不知致疑耳。所示孟子數條。大概得之。但論心處。以爲此非心之本體。若果如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副走作不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卻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令做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原處見得未明。無箇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願察之也。世學不明。異端蠹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眚耳。故不必深與之辨。

答周舜弼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概。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乃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會下得工夫。卽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卻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卻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生疑。今已

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并及之。然其切要工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也。

答周舜弼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卻轉見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弼講論。多是不切己。而止於文字上捏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幹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答周舜弼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子遠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工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爲高也。若親養未便。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伊川告詞如此。是亦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襲一貶之雜也。

答林叔和

襄事既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寬。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答詹元善

大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摸索不著。

答朱魯叔

劉守節祠未報。計須且留。知早晚得親炙。又與程弟講學。甚善甚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汎濫涉獵也。

答詹兼善

示諭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所論孟子甚善。其大概不外此矣。更於其間子細研窮。見得曲折處。方有意味。願益勉旃。以慰所望。

答呂士瞻

道一遠來甚慰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數日，適值小冗，撥置與語，令人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但於爲己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歸，再三留之。今日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遠。政使實得，亦須接續工夫，常不間斷，方可保任。況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鑪鞴，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

答方道耕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閒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大簡。又每有自喜己材，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愛慕之深，不覺縷縷，幸恕僭易也。

答呂子約

示論縷縷具悉。但泛說尙多，皆委曲相合，恐更當放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爲佳耳。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

答呂子約

論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爲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剋責，如此太深，卻恐有害清明和樂。

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潘文叔

所論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入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既以自歎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

答滕德粹

熹冬來卻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足少慰離索但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何切宜痛加矯厲專一切功庶幾不至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黃直卿

示論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卻恐不能得展拓也子細已別錄去可更詳之。

答劉平甫珥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閒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盡之外挽弓鳴琴鈔書讎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

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游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疏。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游。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以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爲僕作禍耳。千萬幸察。斐丈正歲出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衆說紛紜。未能自決。卽且理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他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爲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爲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使爲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闔。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游廢業爲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答劉平甫

尊嫂聞向安。殊可喜。點視湯藥之暇。可以理舊學矣。日月易過。毋因循失之。乃所深望。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熹以同召者。例有任滿指揮。不免援例陳請。范丈亦以爲兄至此。渠宥甚不得款語。然卻儘有合處。不至如早賦之矛盾也。歸日當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元履向至泰寧。譽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爲過情之聞。則甚善。

答何叔京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奉教累日。啓發蒙陋。爲幸多矣。杜門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閒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繆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憤。幸甚幸甚。伯崇云。論語要義。武陽學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閒言語也。廣

文更欲刊通書。此亦甚善。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往往伯崇游談之助爲多也。孟子看畢。先送伯崇處。近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其間多可附入者。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乏人。只附此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惘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麤遣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敝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衰冗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靡敝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卽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尙賴尊兄未卽遐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紕繆。乃殊不蒙指告。來諭勤勤。若真以其言爲不妄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概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麤。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

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僭易陳聞。不識尊意。以爲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宄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旣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尙有合整頓處。已略下手。會宄中輟。他時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爲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修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并俟他日。淵源聞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李丈之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高文委示。尤荷意愛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氣高妙。又足以發夫中之所欲言者。非近世空言無用之文也。易說序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之熟。故詞無枝葉。而藹然有篤厚懇誠之氣。他時若得盡見遺編。何幸如之。遺錄行狀。并且歸內。改定後。更望別示一本。幸幸。孔明傳。近爲元履借去。示諭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嚮應。旣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齟齬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

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來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妄論如此，如有未當，因便有以見教，幸甚。雜學辨出於妄作，乃蒙品題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宗禮處亦未有便，因書當如所戒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懶墮日甚，不覺有分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卻行也必矣。自此予書當痛加鞭策，庶乎不爲小人之歸，舍是而唯唯焉，殆非所望於直諒多聞之友也。

答何叔京

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卻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字，擇之，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己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大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今錄去上呈，其他答問反復及他記序等文尙多，以伯修行速，不能鈔爲恨。熹前此書中所請教者，於尊意云何，竊意其說不過如此，但持之不力，恐言語間不容無病，深望指誨，得以自警而改之幸也。向會上稟，迂夫到日，借數人來，爲相聚數日之計，今恐已難難出入，又意此人已到，不能久留，而尊兄已就道久矣，或已到官，亦未可知。三四舍之遠，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爲深恨也。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爲然，但熹欲傳末

略載諸葛瞻。及子尙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卻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蚤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爲如何。但欽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爲比。熹則以爲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爲天地心也。又老兄云。人皆有是善根。故好是懿德。欽夫說見別紙。熹則竊以爲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好者爲可欲。而以懿德爲可欲。此爲失耳。蓋好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衆善者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卻以見教。幸甚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留此以俟的便。

答何叔京

示諭溫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顧鄙陋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卻望指擿見告。幸甚。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媮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爲多也。遺說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疏脫處。都不蒙一掎擊。何耶。前日伯修書。有欽夫所論數條甚精。試一思之。當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於道理上。纔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爲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

有所進否。左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所諭孔明於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易傳無人鈔得。只納印本去。此有別本。遂留几間可也。知言所傳已借出。卻借得一本在此看。本欲轉以上內。然所借書已多。一目之力。何能遽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熹蓋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已覺知是病矣。西山集前便恐有浮沈不敢附。今付來人。其間大有可疑處。未暇論也。

答何叔京

奉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憤憤。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諭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得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諸葛之論。乃是以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膽不薄矣。春秋褒死節。然亦有不書者甚多。取舍之間。必有微意思之未精。考之未徧。不敢輕爲之說。請俟他日也。惟微者心也。復者所以傳是心也。若滔滔汨汨。與物競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施精一之功乎。有對無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懿德而立文耳。如昔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不以惡爲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直書。遠求質正。又疑孟之說。尙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擇之前日。爲說甚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旦夕附便致之也。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雖去。主人未知窒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不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邇臣具員充位而已。其姦愴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他未易以言。旣也。北虜責歸降甚急。予之則失信生亂。不予又慮生罅隙。未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斷然不予。但上近者損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之諫不聽。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美遷。觀此邊事。亦不能久寧矣。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辯之書。爲之媿汗不能已。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幸閩里麤寧。老幼平遣。雖貧悴日甚。且復推遷。官期亦未及。區區甚憚此行。欲俟暫到。復爲請祠計。若不獲命。始當奉來教以周旋。敬夫相爲謀。亦如此也。竊承深以

去親爲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於法令之中。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承諭溫厲之說。不記當時如何及之。若直以厲爲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爲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不然。正恐如扶醉人也。來教所謂聖人所以處中。似非本旨。更告詳之。伯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但爲偷兒入室。夜囊爲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寄示答問六條。得以見邇來用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析。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爲是也。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諭。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功夫田地。不容少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天資粹美。自無分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熹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麤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胡季履

向來雖幸一見。然忽忽於今。已二十餘年矣。時於朋友間得窺佳句。足以見所存之一二。顧未得會面爲歡耳。今承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患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驚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每念聖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季隨明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惟衰墮。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日當相與講之。有所未安。卻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庭非他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在於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

答汪長孺

示論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卻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略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遏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殆有進步處耳。

答王近思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著眼目多被題目轉卻。已是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肋。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及後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爲文用力處。今人多見出莊子題

目。使用莊子語。殊不知。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卻從別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老鈍久不爲文。如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更思之。抑人之爲學。亦不專爲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爲己之學。亦嘗致意否。汝器諸友相聚。日所講者何事。因來更詳及此爲佳。

答王近思

窮思且爾。憂苦之餘。無復仕進意。杜門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累書所問。緣多出入。無人收拾。往往散落。以此不及奉報。然其大略。只是要做文字。應科舉。誇世俗而已。年來嬾廢於此。尤悉棄置。不能有所可否於其間也。

答王近思

示論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答。竊恐祇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學問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略。然後復以見論。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所云。或者競生新意。不知此是何人。并幸諭及。

答王近思

別紙所示。適此冗冗。不及細觀。大抵似有要說高妙。作文章之意。此近世學者之大患也。但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於古昔聖賢。及近世二先生之言。逐一反復。子細玩味。勿遽立說。以求近功。則久之當有貫通。

處而胸次了然無疑矣。

答王近思

所論縷縷已悉。大抵吾友明勉有餘。而少持重韜晦氣象。此是大病。今秋若與薦送。能迂道一見過。幸幸。所懷當面布之。乃可盡耳。聞祝弟持大學說。及觀過知仁辨論去。皆是向來草藁。往返未定之說。渠乃不知本末。持去誤人。甚不便。可爲焚之。

答王近思

到此愬愬三月。政不得施。教不得行。日有愧怍而已。所論已悉。洪範說未暇細看。此間相去不遠。不知能略見訪。相聚數日否。此事須款曲講論。方見意味。非文字言語可寄也。人還草草。餘俟面道。

答王近思

平時無事。是非之辯。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卽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

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答馮作肅

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則知識益明。而無

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爲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肅

示諭頗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久之須得力也。

答董叔重

所諭數說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爲佳。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答傅誠子

茲承惠書，足見好學之篤，已足爲慰矣。比想冬溫所履佳勝，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爲學之害，須且放下，只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二條，亦不須得如此理會，且討箇書讀，換卻許多勞攘。久之須放得下。第三條，既知得大有妨害，便掃除了。何問之有。如此紛紜，自作纏繞，無了期也。

答余國秀宋傑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麤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

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不能一一論辨也。

答余國秀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與晏亞夫淵

奉別逾年。思念不置。然一向不聞問。不知何時到家。州舉得失復如何也。比日冬寒。爲況想佳。門中尊幼。一一佳適。烹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罷前一日。送范文叔於北關。歸家未久。已聞劉德脩亦罷歸矣。游判院相見不及款。而別近。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士之多奇也。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因夔州江教授使人附此。託趙守轉致。地遠不能多談。惟千萬進德自愛而已。

與晏亞夫

長沙之別。忽忽累年。都不聞動靜。深以爲念。度周卿來。略知還家已久。不審比日爲況。定何如。德門尊少。

計各平安。家居爲學。所進復如何也。熹連年疾病。今歲差勝。然氣體日衰。自是無復強健之理。所幸初心不敢妄廢。亦時有朋友往來講習。僞學汙染。今人恐懼。然不得辭也。周卿相見。必能道此間事。與所商確之曲折。因其歸。謾附此紙。相望之遠。會面無期。惟以慨歎耳。

與旻亞夫

一別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爲況何如。計且家居奉養。議書求志。不必遠游。以弊歲月也。熹衰朽疾病。更無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爲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爲千載之恨耳。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眼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不知亞夫比來所進如何。今因建昌包君粥書之行。附此奉問。別後爲學功第。所得所疑。可因其還。一二報及。渠說欲求其醫書。必能自言曲折。幸略爲訪問也。去年度周卿嘗託致意。不知會相見否。劉范、李游、諸賢。計各安健。前此使中。亦時得通聲問也。無由會面。千萬進學自愛。以慰千里相望之懷。日昏燈下草草。

答葉仁父

他論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

人亦不欲爲朋友求知。惟其一二。或以貧尤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尙可以勉。而亦未爲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諭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僞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而今所諭。雖若小異於口。以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答孫敬甫

便中再辱手示。欣審比日侍履佳慶。所諭爲學本末甚詳。乃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蠶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爲歸。歧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通透。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爲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來人云往昭武。不復俟報章。今遇此便。途中草草奉報。未能究所欲言。正遠惟以時自愛。

朱子文集卷之八

與留相公書

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區區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復生意。仰賴巨庇。偶未卽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手教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奉俞允。上恩隆重。威令已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干冒。而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持狀申省。愚慮惘款罄竭亡餘。不敢重浼崇聽。得賜省覽。詳悉開陳。上謹聖朝予奪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諭。經界利病。乃是溫陵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走權門。日肆搖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請。殆必爲此。然周漕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卽欲略知曲折。未知後來旣聞浮議紛紜之後。又復如何。非閒人所敢干預。第因下諭之及。敢布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戴。版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吝。有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乖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無不聞知。況如丞相。尤其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爲之申雪。固不得鄙言而後信。但得榻前委曲敷陳。特與昭洒。不唯直旣往之冤。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聞於丞相。效美遜直之心。亦不爲無所助矣。如聞比

日朝士有以不願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爲興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牆。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諫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勳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思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爲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爲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爲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鑄論。至於勤緝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於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歷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

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踣躅之乎。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少傾。而陷入其黨。尙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目昏。作字不謹。并勾原恕。自餘惟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惑重茵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留相公書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會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癯不堪劇部爲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

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已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惟以麤伸己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郊居歲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諭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據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可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況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汗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

儻豪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答汪尙書書

國史侍讀內翰尙書丈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致台翰之賜。卽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徹聽聞久矣。今日得崇安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爲慰。熹學不加進。而迂戾日甚。特以去違門牆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以故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懼耳。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爲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爲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雋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倖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朶頤。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叩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暮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竊蒙敦譬。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

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前日冒進。誓言明公不以爲譴。而欲與之上下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爲何如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原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惟益爲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答汪尙書書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澤。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啓。并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懇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懸懸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頽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旣彙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尙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

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顧踽踽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曰。旣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以爲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容。已昭然矣。尙何待於旣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尙恐不能自主。況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爲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旣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此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卽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復因徐倅使人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進見未期。伏乞進德修業。爲主眷人。千萬自重。不宣。謹啓。

與陳丞相書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侯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歸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祗事之期。囊封疾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懼不能自安。然熹之狂獯樸愚。不堪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聞命之初。卽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願以近制不應辭避之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祿。以共水菽之養。則又以待次尙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寢默。以至於今。幸官期已及。而廟堂又特爲下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不爲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卽遽蒙矜許。則熹請得復罄其說。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閱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爲懵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爲不厚。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遂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南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獯樸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薰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囂囂然。

處。賦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爲明公出。況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加獲鼎食。以慰具瞻。熹不勝懇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伏惟照察。

與趙尙書書

熹向託廷老面稟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惟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者。不得不因事採正。若其他間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惟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略與修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剏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況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旣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疏闊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尙書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

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尙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惟熹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尙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尙書。何以得此於楚梁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己以下。猶然而況於南嚮萬乘之主乎。尙書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恕其狂率。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便不宣。

與黃仁卿書

熹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游。遂使中傷之禍。上及先賢。若非神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肖而已。負此悚惕。無以自容。熹竟不免臨漳之行。示諭積弊。此固當然。其橫斂擾民爲害有大於此者。到官之後。須次第討論更革之。今未敢洩此意。若過劍福。得左右在彼面議爲幸。或出沙縣。亦當先附報奉約。一出相

會也。於州縣事體。本自生疏。又多時不出。意思疏懶。既承當了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子細商量也。請祠事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爲學。則在官何嘗不可爲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之說甚善。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愚意以爲如此。則只做得一事。不如斂散。既可舉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爲豪民坐欠。催督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子細商量。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算其多者爲之耳。只恐一日饑荒。卻思此米無討處也。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腳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攬掇。留此閒漢。在山裏喫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卻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恨。願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諭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尙未聞報可。

踉蹌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倖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句當一箇身心。尙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麤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忤。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妙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尙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卽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所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恩恩說話不盡。只成閒追逐也。

答呂伯恭別紙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

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方此愧懼。今得來諭。敬當徧以警告。常所與往來者。使自省察耳。卻是老成敦篤。志行可保之人。往往又卻遲鈍。看道理不透。求其有精神而醇者。真難得耳。

答呂伯恭書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邇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邸副本錄呈。敍說雖詳。然似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爲卻回。仍別爲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彊之。大是違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惟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怪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卻心性。雖欲勉強。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病。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略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爲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爲終身之恨。而其爲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爲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爲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

爲煩也。揆路未敢作書。煩爲深達此意。只俟此事定疊。再得宮觀如舊。便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冬當滿。今既未受命。亦未敢便落舊銜。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如此。亦決然難受。亦可微詞諷曉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迹。使不至疏脫。深有望於高明也。

與曹晉叔書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歎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聘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日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於道德。可惜。屢詢近況。似深念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共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辭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豈人力所能參哉。看上蒼如何耳。

賀陳丞相書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卽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懷懷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爲相。則是天子

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爲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履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疆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爲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

因修慶而冒以爲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與臺端書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疏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真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譴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絜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己。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尙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窺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流波。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譟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旣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決裂之勢。熹竊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

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閒者議臣。乃復抉擿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惟其日侍燕閒。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武。尙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爲明主言之矣。願疏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爲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淺言深。分疏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爲外人道也。引領臺寺。不勝拳拳。

答路德章

奉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慰。但聞忍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諭。似所以處者。亦未有盡善。蓋若謂羞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今夏方覺。謂厭請託。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其得失既未可期。而豐約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決爲去就之實。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能俯仰。而忽然有所激觸。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之間。

而所向者無非崎嶇偏仄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卽今且置此勿論而以所論讀論孟者言之。則所謂不愛把來作口頭說話故不敢作問而墮於寡陋者豈亦不爲憤鬱不平之氣所發耶。夫學者讀書有疑而不能自決故不得已而不能不問。今人無疑而飾問以資談聽者固不足道。然遂懲此而不問則未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恥自同於飾問遂飲默以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遂發其憤悶肆其忌克而託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而無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於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深有妨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心也。昨見編集春秋蓋嘗奉勸此等得暇爲之不可以此而妨吾涵養之務正爲此爾。但當時又見所編功緒已成精密可愛他人決做不得遂亦心利其成不欲一向說殺以今觀之則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無大於此。乃始惕然自悔自咎蓋不獨爲賢者惜之也。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德章氣節偉然非流輩所可及。私心常所愛敬而區區之懷猶有未得盡者每竊以爲愧且恨也因風布問輒盡言之想所樂聞不至以爲罪也。

答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卽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

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熹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旣排闢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至於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熹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子細整頓成編。乃可商量。但此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卻眼前諸人。卽此事無分付處矣。

答陳師德

熹愚不肖。早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聞。靜循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然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者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左右玩意之久。於此蓋必已深有得矣。更願勉旃。而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答鄭子上可學

前此所惠書歸來乃得之。所論詳悉。此間朋友難得如此會思索者。今書所說易中庸亦甚子細。今并答去。具在別紙。更熟玩之。自見曲折也。程氏易傳已甚詳細。今啓蒙所附益者。只是向來卜筮一節耳。若推廣旁通。則離不得彼書也。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卻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不知歲暮或春煖。能一來否。此間難得人講論。每深懷想耳。

答杜叔高

示諭克己之說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此指示提撕。不爲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卻別去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嚇他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旁邊冷看。成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面論之際。不能不失笑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諭。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卻反爲人所誑。今日一聞逆耳。便能發悟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腳根。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辛丈相會想極款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豈不有少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旣不以老拙之言爲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爲忤也。

答胡季隨

所諭兩條。前書奉報已極詳悉。若能平心定氣。熟復再三。必自曉然。今乃復有來書之諭。其言欲以洒落爲始學之事。而可以力致。皆不過如前書之說。至引延平先生之言。則又析爲兩段。而謂前段可以著力。令其如此。則似全不曾看其所言之文理。所謂反覆推究。待其融釋者。待字之意。是如何。而自以己意橫爲之說也。大率講論文字。須且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考文義。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參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有歸著矣。是乃徒爲多事。而重得罪於聖人。何名爲講學哉。故熹不敢復爲論說。以增前言之贅。但願且取前書子細反復其間。所云才有令之之心。即便終身不能得洒落者。此尤切至之論。蓋纔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洒落者。乃是疏略放肆之異名耳。疊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實洒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洒落底功效。判著且看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洒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個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自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顏曾以上。都無此等語。子思孟子以下。乃頗有之。亦有所不得已也。樂記知言之辨。前書亦已盡之。細看來書。似已無可得說。但未肯放下此一團私意耳。如此則更說甚講學。不如同流合汙。著衣喫飯。無所用心之省事也。其餘諸說。未暇悉報。願且放此兩段。反復自見得從前錯處。然後徐而議之。則彼亦無難語者。幸早報及也。

答沈叔晦

示諭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諭愉惰。何以及此。況又未得面承。事理之間。亦有難踰度者。何敢容易下語。願以不鄙見辱之厚。竊以所諭思之。恐所謂聞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扣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間。便自可以見真是之所在。向後所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此。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答汪子卿

一別棄年。疾病多故。不獲以時致問訊。第積馳仰。正思之。來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勤。有非區區淺陋所敢當者。然足以見好學之篤。雖老而不忘也。信後冬深。寒煖不常。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起處萬福。烹犬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今亦是老境。平生爲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有得力處。三復來誨。皆其力之所未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意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味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仁甚悉。而所論

反覆亦不爲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默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之所以爲仁者。初未嘗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己。吾恐所謂不違不害者之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所措。而所以處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諂無驕之問。蓋自以爲至。而夫子以爲未若樂與好禮何哉。無諂無驕。則尙局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嘗有所用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校計抑遏。而求出於此也。又況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諂無驕之下也。無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答趙幾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原。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麤淺。於義理之精。

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卻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爲如何也。

答何叔京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裁書。復於知丞學士執事。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麤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悵悵然如瞽之無目。擗墮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以是竊有意於朋友之助。願以鄙樸窮陋。旣不獲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往流於詞章記誦之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趑趄於世。求輔仁之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間者竊聞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

非一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講焉。聽於下風。又聞執事。蓋嘗過聽游談之誤。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引而真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以此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贏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自惟薄陋。聲迹本疏。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書。以煩隸人。而爲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於心也。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貺。以書意者高明抱道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驚。不可告語。於是有取乎熹之鈍愚靜退。以爲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旨奧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其振厲踴躍。以爲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親承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而怠緩不敏。反爲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爲愧。然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盡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熹之幸也。執事之賜也。其他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爲謝。復屬伯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暑雨煩鬱。伏惟承顏盡歡。尊候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引領。不任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而非所敢望也。未閒更冀以時爲道。千萬自愛。進爲時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甚。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卻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卻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墮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爲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處。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爲言。如惻隱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問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欽夫

所示彪丈書。論天命未契處。想尊兄已詳語之。然彪丈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出尊兄之意外也。

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熹昨聞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乎。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論。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卽是說破此事。其後提掇仁字。最爲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剖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所以或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爲幸於學者矣。尙何疑之有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

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則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爲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論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

不會分得體用。若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爲道，爲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

熹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爲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爲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卽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概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爲善，而不知其爲善之長也。卻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爲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爲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爲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爲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爲性也。又謂仁之爲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爲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爲精密，而來諭

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名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爲義。不專主於生。

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象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爲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爲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急親賢之爲務。其差等未嘗不明。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無所不愛四字。今亦改矣。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論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卽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

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旨，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烹之說，則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論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尙不能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卻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善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采察。

又論仁說

熹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

爲何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云。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飽饑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大小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爲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用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爲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卽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又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

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尙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卻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卻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謂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差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與江東張憲啓

頃奉誤恩。特令試郡。屢陳危懼。未許投閒。懼留命以干誅。已誠辰而就道。伏念熹器非適用。才不逮人。粵自壯年。薦罹災患。暨茲晚景。益就衰頹。逝將屏迹於荒寒。敢復萌心於仕進。屬九重之過聽。恥一士之遐遺。曲賜甄收。載加湔祓。遂從祠館。畀以郡章。倦鳥依林。久絕高飛之意。潛魚在沼。但知深入之安。而況恩既厚。則其責爲甚深。力不能則雖勞而無補。遂竊祈於罷免。卒無幸於矜從。輿病以來。彊顏特甚。近瞻斧繡。益愧冠紳。恭惟德厚望隆。材宏用博。適布宣於使指。已明謹於邦刑。激濁揚清。吏咸思於稱職。持平履正。人自以爲不冤。矧是衰遲。獲依庇冒。載尋曩昔。幸際光儀。斂板趨庭。茲不特少伸下吏之敬。奉命承教。殆有以深慰積年之思。春令向深。嘉生成遂。冀茂經於福履。以前對於龍光。頌願惟深。敷宣莫既。

與正言啓

懇辭使節。敢擇地以求安。申畀郡符。忽自天而疏寵。懷難回於上命。耿莫遂於初心。以數年衰朽之餘。任千里撫摩之寄。雖加強勉。尤切凌兢。伏念熹林壑閑蹤。布章故習。少而慕古。師出處於前修。介不通今。恥浮沈於流俗。曩荷聖神之眷。屢加選用之榮。當官而行。蓋圖報上。知難則止。匪欲爲高。旣疾疢之交攻。且形神之俱耗。久便田廬之偃伏。詎堪原隰之驅馳。辭尊居卑。豈爲貧而猶仕。投閒置散。或揣分之誠宜。敢期宸渥之過優。復使侯藩之假守。意昔時之游宦。固常習熟於鄰封。謂晚歲之衰殘。尙可從容於道院。然比年之非舊。由積弊之相仍。財賦旣促。而費用寔浮。田產不均。而姦欺滋出。要必更張而乃善。恐非臥治之能勝。深虞五技之窮。仰負九重之託。伏惟正言。大明國論。力振朝綱。心正意誠。蓋得本原之學。諫行言聽。沆漈膏澤之流。每於獻納之雍容。尤務推揚於疏逖。肆如枯朽。誤玷承宣。二千石之第循良。已預慚於共理。八十日而賦歸去。初何俟於終更。悃悃之私。剡摩罔旣。

謝政府啓漳州解罷得祠

迫憂患以求閒。方陳危懇。即便安而誤寵。并沐殊私。弗遂懇辭。迄成忝冒。伏念熹學惟信己材。不逮人生。際休明。豈自甘於淪棄。病侵遲暮。久莫奉於馳驅。比叨民社之臨。猶冀桑榆之效。屬私門之變故。致公務之弛墮。黽俛旬時。已積簡書之畏。顧瞻疇昔。未忘香火之修。仰洪造之不違。服明恩而已厚。敢意便蕃之錫。更陞論議之華。願壽皇特達之深知。昔幸容其遜避。而聖上丁寧之申命。今復軫於眷懷。惟拜賜之無名。屢騰章而自列。重煩睿旨。曲借寵光。仰戴皇慈。欲終辭而不敢。自憐末路。知仰報之難圖。祇命以還。措

躬無所。茲蓋伏遇丞相國公。妙熙天緯。獨運化鈞。樞使相公。力扶皇極。獨運鴻樞。參政同知相公。夙推衆望。久贊化鈞。欲儲材於巧鈍之餘。適垂意於事功之外。遂令衰晚。有此叨踰。熹敢不思稱榮名。勉終素業。考諸前聖。倘不謬於正傳。覺彼後知。或少裨於大化。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辛幼安啓

光奉宸綸。起持憲節。昔愚民犯法。既申震讐之威。今聖上選賢。更作全安之計。先聲攸暨。慶譽交興。伏惟某官。卓犖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膾炙士林之口。輅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閭一臨。便收顯績。茲久真庭之逸。爰深正宁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張敞處閒之日。果致眷渥。特畀重權。歌皇華之詩。既諭示君臣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消郡國之姦。第恐賜環。不容煖席。熹苟安祠祿。獲託部封。屬聞斧繡之來。嘗致鼎禍之問。尙煩縉禮。過委駢緘。雖雙南金。恐未酬於鄭重。況一本難。亦奚助於高明。但晤對之有期。爲感欣而無已。

回謝解元啓

待問澤宮。登名天府。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誤枉於華賤。披味以還。感藏難諭。解元先輩。學高庠序。行著州閭。疇昔旦評。已推高於前列。厥今歲舉。反見屈於後來。顧輿議之弗平。宜壯圖之未快。然察四端之固有。第聞辭遜之心。旋觀三揖之彌文。蓋敦廉退之節。矧是專經之舊。豈忘立教之端。諒考聖言。益恢賢業。揀洙泗斷斷之弊。尙及此時。致唐虞濟濟之和。更期異日。

與長子受之

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切要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

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在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

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旣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答鄭子上

道心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卽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卽人欲便行矣。通書等。何故不曾寄去。今往一本。所擬附錄數條。亦略要見脈絡相連處耳。不足深致疑於其間也。但第三十六章注中。二字當作一字。西銘卒章兩句。所釋頗未安。試更思之。如何。向來諸書。近來整頓愈精密矣。只是近處。難得學者肯用心耳。此道之傳。不絕如綫。甚可憂歎。惟冀益加勉厲。以副所望。

答竇文卿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辨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

不當一概視彼皆爲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己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爲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公謹未及附書。相見煩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何耶。德章似亦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之意。皆是學問不用力處。吾輩觀此。真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答楊子順

所論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只如此做閒話說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是略以其效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己之所急。但其效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卽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四端乃其發處。乃所謂情也。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正指其發處。以明其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爲性也。鐘磬有特懸者。有扁懸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音。皆爲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懸。以爲作止之節。其扁懸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八音之間。而不相凌也。不知今世所謂大樂。

者其制如何。但以理推之。意古者當如此耳。魂氣之說近之。但便謂魂爲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有箇精靈底物。卽所謂魂耳。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然。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間。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馬肝。不須深論也。至於書中所說。則狷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爲學日淺。未有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麤疏。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卻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儀禮此間所編已略定。便遽未暇詳報。亦恨賢者未能勇於自拔。不能一來共加刊訂耳。

答李巽卿

所論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卻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閒計度也。

答黃令裕一作黃敬之

收書雖見鄉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爲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爲有諸己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功夫也。

答程次卿

示諭存心之說。此固爲學之本。然來諭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猶豫。而無所及。若豫講。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

答楊宋卿

前辱束手啓一通。及所爲詩一編。吟諷案日。不忍去手。足下之賜甚厚。吏事慙慙。報謝不時。足下勿過。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麤。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烹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下意。姑道一二。盛編再拜封納。并以爲謝。

答許順之

示諭記中語病的當改云。知用其力。而不知所以用力之方。則未有不反爲之累。如何。大抵見道未明。揣摩求合。自然有漏綻處。得公如此琢磨。爲益大矣。後便見報幸甚。兩書皆有來意。甚慰所望。當在何時耶。近讀何書。工夫次第如何。烹論語說。方了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終未見道體親切處。如說仁者

渾然與物同體之類。皆未有實見處。反思茫然。爲將奈何。熹比因堂劄促行。再入文字。乞候終秩。萬一諸公不欲如此。得一教官之屬南去。卽相見之期近矣。但分別之事。豈可預料耶。山間無他事。歲豐米賤。農家極費力。然細民飽食。遂無他志。亦一幸也。

答許順之

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自其去。此間幾絕講矣。幸秋來老人羸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盲引衆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不縷縷。試取觀之。爲何如。卻一語也。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湖南之行。勸止者多。然其說不一。獨吾友之言爲當然。亦有未盡處。後來劉帥遣到人時。已熱。遂輟行。要之亦是不索性也。

答許順之

今歲卻得擇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此多是悠悠度日。自茲策勵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知能終不退轉否耳。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爲可懼耳。向所論敬字不活者。如何。近日又見此字緊切處。從前亦只是且如此說。擇之必相報矣。

答許順之

承上已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據舊本爲定。若顯然謬誤。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闕誤

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千萬千萬。舊來亦好。妄意有所增損。近來或得別本證之。或自思索。看破。極有可笑者。或得朋友指出。所幸當時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塗改耳。亦嘗爲人校書。誤以意改一兩處。追之不及。至今以爲恨也。

答許順之

文字鏤版有次第否。無異論否。徐、柯、二丈通問否。學之不講。似是而非之論。肆行而莫之禁。所欲言者。非書可旣。

答許順之

石兄書來云。順之旦夕到彼。深欲去相聚。以此間事緒牽繫。動不得。屈指月日。直到來年春夏間。始得少閒耳。幼兒未有讀書處。甚以爲撓。地遠不能遣去。尤溪甚可恨也。經閣所要二書。偶未有本。俟有寄去。

答許順之

閣中安好。想亦能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修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熹因循苟且。今將老矣。而進修之功。略不加進。於此每有愧焉。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話。合商量。以此臨風。每深懷想耳。

答許順之

尤川學政甚肅。一方向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古田幸聞之。亦欲效顰。果爾。則石宰之化。不止行於尤川矣。天下事無不可爲。但在人自彊如何耳。觀此可見也。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纔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許順之

所示數條。鄙意有未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鄧尉持己愛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答許順之

潮州有一許敬之者。聞嘗相過甚好。不知謝簿識之否。煩爲問云。今在何處。因書報及。陳君詩亦佳。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爲佳耳。

答李敬子

燔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使用明道賓興之詩。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

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爲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變矣。

答李敬子

燔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與禮樂。欲強甲兵。當倣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

大概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爲空言也。

答李繼善

中間甚慘。諒不易堪。所示條目。已悉奉報矣。幸更參考之。敬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策。苟能勵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答陳道士

示及諸賢題詠之富。得以厭觀。欣幸多矣。又聞更欲結茅山巔。巖棲谷飲。以求至約之地。此意尤不可及。但若如此。則詩篇法錄。聲名利養。一切外慕。盡當屏去。乃爲有下手處。又不知真能辦此否耳。

答任行甫

承有來期。尤以爲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

後勿求人知爲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教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以爲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俟面見。乃可決爾。

答許進之

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前書所論孟子。偶以病中不暇細看。今尋不見。讀書且熟讀細看。自當漸見意味。不可支離穿鑿。以求見解也。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違舍所受而遠求者。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費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答李近古

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尙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又云。小轍功夫。取而詳味。不知是轍何功夫。此語尤不可曉。

答吳伯起

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衰懦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

之不可專恃此便爲究竟也。

答呂紹先

承諭亦苦食貧。此吾輩之常。惟當益堅所守。庶不墮先訓爲佳耳。

答江端伯

示諭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惟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朱子文集卷之九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麻。皆老屋支拄。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爲亢爽可喜。意前人爲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意。予以爲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爲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爲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爲浼己而不顧焉。故足以爲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無不爲己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爲。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爲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槩。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任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剝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旣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二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其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詐。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

事之方而已矣。營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機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閒。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勝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弊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慮。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願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

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
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惟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於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願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亦眩於內。今也既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

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弊。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記。

袁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難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窮理。

以求其切於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荊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棡。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旣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旣立溪濂先生之祠於其學。而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於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游宦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灝也。旣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得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

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閒。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閒。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旣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旣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耶。旣不得辭。乃敘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臥龍庵記

臥龍庵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

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盡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庵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閒以行田始得至焉。則庵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髣髴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負絕。非車塵馬迹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庵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閒。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游者。亦得以彷徨徙倚。而縱心快目焉。於是歲適大祲。因勝之曰起亭。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尙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歎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匱乏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卽登朝廷輿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歎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旣而尙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益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伍百斛者爲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閒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於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

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己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竊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乎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業。無難色。師歿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陔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萑莠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卽夷滅。無噍類。然愿民良族。晷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值大祲。奸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長灘。廢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卽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

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而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稅穰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懷懷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卽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旣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蚤同師門。游好甚篤。旣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旣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旣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杯酒從容。時以相警。而訖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公。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揆之。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卽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旣而天子思

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爲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後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閒丈五尺。後三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閒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閒。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閒。繚以重垣。整以堅壁。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旣練時日。屬寮吏。修祝號。以告於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惟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

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惟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概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於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劬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穎。贈宣教郎徐君揆。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稟。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爲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考其狀。既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真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讀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教其

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褒善貶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擊巨奸。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庶幾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絕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爲公恨也。至於叔纘。罵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宅卿捐軀虜營。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之傳。於今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勉慕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邵侯於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孳孳之意。而撤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尙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歧之惑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又不可不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絜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其爲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爲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爲邑。雖有難治之名。而吾之爲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爲慮。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實鄆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鬪。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爲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爲羞。故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爲者。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爲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不能無不悅者。而今則驩然無與爲異。吾嘗困於事之不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爲也。吾將更葺廳事之東。參採賓佐屬詠之什。而勝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爲我記之。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爲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玉之爲此。可以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道之德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玉之始至。坐於堂皇之上。則左簿書。右法律。日夜苦心勞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興民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哉。顧其名此。乃若專取乎今日之無事。而反序前日之塵事爲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而汝玉未之思耶。抑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麤之閒。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於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閒。猶欲從容於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而卒以究夫無彼此精麤之閒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閒乎。予故邦人。且汝玉予舊也。樂

其意爲書本末。以示來者。使於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尙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閒。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

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此。獨幸嘗竊其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絃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旣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歷。曰暨歷。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歎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旣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閒。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

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毆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願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墮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爲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侷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十一年正月庚戌。具位朱熹記。

朱子文集卷之十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屋。東鄉。旣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爲不稱。乃徙真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絃誦輟響。則亦旣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靈。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榮焉。門觀顯嚴。宮廬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修。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鬻拚除之須。無一不備。旣又爲之召墾田。立儼舍。日給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顧歎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卹。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旣無事而非學。於是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宮。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

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爲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蓋嘗有意管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辨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理爲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

牧齋記

余爲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嘗閒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措諸其躬也。如此。則凡所爲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

泰然。未嘗有感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甚於余矣。而有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動其志。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爲記。

歸樂堂記

予嘗爲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僂游朱侯彥實。同寮相好也。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臥田間。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書來。訪問繾綣。道語舊故。如平生驩。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爲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睠睠軒冕印黻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爲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爲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官之所爲。有不能無愧悔於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爲勢屈。以故浮湛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絃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概。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徒倚。館宇之邃。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

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任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游於堂上。尙能爲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廬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盆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勝曰晦庵。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振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勝之曰南澗。以識游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巖齧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腳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豹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

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窗。可坐可臥。以息游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於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庵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嶂。其脊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悄蒨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修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迴。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寘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卽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疇卽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齧。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四隕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痞疾。疑卽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

成坎。大如栝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嵒峩。古木彌覆。藤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隙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最屬。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櫻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貨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鍊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卽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霑器用衣巾。皆溼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蠲畢。卽斷家事。減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庵。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

翁之徒也。往往洎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洎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明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實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髣髴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路。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盛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棫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

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曠。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於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瘴堙鬱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於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真。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圯。至於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實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廡外。眈眈翼翼。不侈不陋。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數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法。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

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元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璧。旣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旣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旣修矣。然尙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烹竊惟國家數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爲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孰勅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默。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宣教郎直祕閣朱熹記。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汜埽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卽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於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旣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

未聞有能樞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與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熹者。因不獲辭。而輒爲論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示詔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與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爲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會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鑿石刻之。寘諸郡學講堂之上。以俟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非敢以爲夸。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爲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貴於己者。則又未足以識其教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數

次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則又何足道哉。願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於二君子。幸與父兄弟評之。以爲如何也。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潛孫始至。旣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爲之飭廚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惟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爲之益資書史。合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

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蘊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既開之以古人數學之意，而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又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之戊戌。材璧傭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既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於旁郡之守，趙侯伯瓚，十二邑之長，陳君玃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

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爲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爲不可。卽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於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尙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儲之。莅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庑。外爲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卽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嗟歎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爲之書其本末。旣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

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爲而不肯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敕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鄙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募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易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歷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實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義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

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喜。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豪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其縣。善舉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願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余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繼屬爭先。視貸籍無侖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

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嘗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筭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閒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櫃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

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旣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亦常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讀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江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

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眞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擧爲憂。實以汗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枝。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

寒下合於溢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洎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